

卷之八

後村居士集卷第十七

詩話上

故事經筵徹章宸翰賜講讀官詩率取前人
絕句淳祐丙午講禮記畢錫宴秘書省御

製七言唐律一首云鰲極開先已降衷上天

^下澤禮居中三才義理維持力萬世綱常建立

功孔聖法言多纂輯漢儒師學共修崇經帷

講徹資羣彥克已工夫在擴充詩既雄渾而

奎文絢爛行草適麗各為一躰侍讀少師鄭

石另起

公以下拜賜者十有四人克莊與馬徹章賜

一御製詩自一今上始施鼠濺鱣鮪發

發葭茨揭庶姜藥庶士有竭鄭氏曰庶

姜為姪娣董氏曰庶士謂媵臣毛氏曰藥藥

盛飾余始悟屈原九章云魚鱗兮媵予之

意本此

詩四言尤難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常氏云

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使

經聖筆亦不能刪也曹公短歌行末云山不

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且孔融

揚脩俱斃其手操之高深安在身為漢相而

時人目以漢賊乃以周公自擬謬矣

魏文帝善哉行云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

不樂歲月如馳當操無恙植以才倉舒以惠

幾至奪嫡謂之多憂可也及受漢禪足快其

所大欲矣帝既猜阻鮮權而諸侯王就封者

皆為典籤侵迫多見削奪其末命乃托國於

狼顧之仲達是帝之憂至死未已何時而可

樂乎

曹植以蓋代之才，它人猶愛之，況於父乎？使其少加智巧，奪嫡猶反手爾。植素無此念，深自歛退，雖丁儀等坐誅，辭不連植。黃初之世，數有貶削，方且作詩責躬，上表求自試，兄不見察，而不敢廢恭順之義。卒以此自全，可謂仁且智矣。文中子曰：至哉！思王以天下讓真篤論也。贈白馬王彪云：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若辛。末云：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軀，俱享黃髮期。於時諸王凜，不自保。子建此詩，憂傷忼慨，有不可勝言之悲。詩中所謂蒼蠅間白黑，諛巧令親疎，蓋為灌均輩發。終無一毫怨兄之意。處人倫之變者，當以為法。

彰以驍勇斃，植以文義全。蓋丕所忌，非文人也。使蒼舒在，却未必可存。倉舒夭，操謂丕輩

曰我之不幸汝輩之幸也此語失父道矣所
以愛倉舒哉陸機吊魏武文云曩以天下自
負今以愛子托人其言甚可悲也

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忤物頻致怨憎按康傲
鍾會不與語與山濤書自言薄周孔而非湯
武其所忤也大矣子元子上見書自無可全
之理况加以士季乎雖欲采薇散髮頤性養
壽豈可得也

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
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

五言見於書詩如元首叢脞哉胡為乎泥中
之類非始於蘇李也武別陵云欲展清商曲
念子不能歸又云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陵雖萬無還理武尚欲拔之以歸漢忠厚之
至也

拔刺作授

康樂稱太傅為宗衮子建稱孟德為家王皆
自我作古嵇康以非湯武三字殺身如韓亡
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之句謂之反形已具可

也。康樂安得全乎。然康樂若以改物為恥，竊負而逃，可也。為淵明亦可也。既仕宋，乃欲為子房，魯連於誼，未有所安。悲夫。

阮嗣宗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蓋歎時人之安於卑近，而自傷其才大志廣，無所稅駕，非謂士之抗志甘為燕雀而已。嵇阮齊名，然勸進表、叔夜決不肯作。

文章正宗初萌芽。西山先生以詩歌一門屬予編類，且約以世教民彝為主。如仙釋閨情宮怨之類，皆勿取。予取漢武帝秋風辭、西山曰：文中子亦以此辭為悔心之萌，豈其然乎。意不欲收，其嚴如此。然所謂攜佳人兮不能忘之語，蓋指公卿群臣之扈從者，似非為後宮設。凡予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大半又增入陶詩甚多。如三謝之類，多不入。詩至三謝，如玉人之攻玉、錦工之機錦，極天下之工巧，組麗而去，建安黃初遠矣。

陶公如天地間之有醴泉慶雲是惟無出
則為祥瑞且饒坡公一人和陶可也
潘岳云春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希若能卻顧
長慮者然身游金谷以賈謚石崇為托歲寒
之地悲夫

謝康樂有擬鄴中詩八首江文通有擬雜賦
三十首名曰擬古往來奪真亦猶退之琴操
真可以絃廟瑟子厚天對真可以答天問今
人號為摹擬某作求其近似者少矣

贈盧諶詩前歷叙霸王之佐下云中夜撫枕
歎思與數子遊又云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
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昔蒯通讀樂毅
之書而泣余於越石此詩亦然前作有甚拙
者劉越石云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兩句
一事也阮嗣宗云多言馬所告繁辭將誰訴
兩句一意也然不以瑕掩瑜

宋少帝前溪曲云黃葛生爛熳誰能斷葛根
寧斷嬌兒乳不斷郎殷勤其才思乃在陳後

主隋煬帝之上。

魏文帝有見輓船士新婚別妻詩一首庶幾
熠燿宵行蠨蛸在戶之遺意呂東萊馬嵬詩
云錦襪千年恨皇輿萬里程寧知輓船士亦
有別離情輓船事與馬嵬不相涉而善用之
如此

焦仲卿妻詩六朝人所作也木蘭詩唐人
所作也樂府惟此二篇作叙事躰有始有卒雖
辭多質俚然有古意徐陵所序玉臺新詠十

以下另是
一則

卷皆文選所棄餘也六朝人少全集雖賴此
書略見一二然賞好不出月露氣骨不脫脂
粉雅人莊士見之廢卷昔坡公笑蕭統之陋
以陵觀之愈陋於統如沈休文六憶之類其
褻慢有甚於香奩花間者然則自國風楚辭
而後故當繼以選詩不易之論也
唐初王揚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躰獨陳
拾遺首倡高雅冲澹之音一掃六代之纖弱
趨於黃初建安矣太白韋柳繼出皆自子昂

發之如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瑤
樹安得采其英如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
閑卧觀物化悠々念群生青春始萌達朱火
已滿盈徂落方自此感歎何時平如務光讓
天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
如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
身在白雲舒可彌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
木壽空與麋鹿群如臨岐泣世道天命良悠
悠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寶鼎淪伊穀瑤
臺成古丘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皆蟬蛻
翰墨畦逕讀之使人有眼空四海神遊八極
之興

杜審言夜宴云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雲登
襄陽城云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迴妾薄命
云啼鳥驚殘夢飛花攪獨愁杜氏句法有自
來矣

杜五言感時傷事如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
舟如敢料安危躰猶多老大臣如不愁巴道路

恐濕漢旌旗其用事琢對如須為下殿走不可好樓居如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如魯衛彌尊重徐陳畧喪亡八句之中着此一聯安得不獨步千古若全集千四百篇無此等句為氣骨篇、都佐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道了則似近人詩矣

古人感知已之遇季布奏事彭越頭下咸洪盧諶皆不以主公成敗而二其心叔季所謂賓客方翕、熱時則趨附恐後及時異事改則振臂而去至有射羿者世傳嚴武欲殺子美殆未必然觀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之句極其悽愴至位置武於八哀詩中忠厚藹然異於幕府少年今白髮之作矣李義山過舊府有寄諸掾詩云莫憑無鬼論終負托孤心猶有門生故吏之情可以矯薄俗唐人善形容人情物態杜公云已經十日竄荆棘困院極矣然腰下寶珠青珊瑚終不解去何也義山云不收金彈拋林外却憶銀床

在井頭亦曲盡貴公子之憨態若貫休輩自
拳五色毬迸入它人宅却捉蒼頭奴玉鞭打
一百之句拙俚甚矣

太白古風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
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
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
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此今古
詩人斷案也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
與流光飄忽不相待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
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吾當乘雲螭吸

景駐光彩西上蓮花山迢

見明星素手把

芙蓉虛步躡太清俯視洛陽川茫：走胡兵
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此六十八首與陳
拾遺感遇之作筆力相上下唐諸人皆在下
風

古人服善太白過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不
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句至金陵遂為鳳凰
臺詩以擬之今觀二詩真敵手棋也若它人

必次顯韻或於詩版之傍別着語矣

玉川子貧甚僧送米令割俸其家必無蓋藏

一婢赤脚必無姝麗所訟惡少騎屋下瞰未

必盡然既為捕笞惡少不以為德反謂處置

未是它人處此必怒退之乃巽詞謝之為具

招之玉川赴其約又先致雙鯉亦不之卻舊

史稱退之性崛強玉川事觀之乃一委曲人

也然其與憲宗爭佛骨與御史中丞李紳爭

臺參與王庭湊爭牛元翼與河南尹鄭相爭

賣餅軍人則毅然不可奪崛強於大節而委

曲於群碎此其所以為退之歟

李翱張籍皇甫湜皆韓門弟子翱妻又會女

也故退之皆名呼之如云李翱觀濤江又云

籍湜輩然翱祭退之文乃稱為兄師弟子姑

未論兄妻之諸父可乎籍祭詩云而後之學

者或號為韓張有抗衡之意湜作墓碑云公

疾諭湜曰死能令我躬不隨世磨滅者惟子

以為屬退之乃賴湜而傳耶近世推黃配蘇

碎作碎

亦類此

退之性喜玩侮如呂醫山人之類固可侮揚
之果侯喜諸生也乃况之果以栢馬又借釣
魚嘲喜云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終分鱗與
鬻盧仝張籍之齒長矣於盧則云先生抱材
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形容其迂闊不少
貸於籍則云君乃崑崙渠籍乃嶺頭瀧譬如
蟻垤微詎可陵崆峒贈崔立之云朝為百賦
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適緊若眼其敏者下句
却云才豪氣猛易語言往々蛟螭雜螻蚓則
多而不精可以槩見其於詩人中惟東野文
人中惟子厚稍加敬

唐僧見於韓集者七人惟大顛穎師免嘲侮
高閑草書頗見貶抑如惠如靈如文暢如澄
觀直以為戲笑之具而已靈尤跌蕩至於醉
花月而羅嬋娟此豈佳僧乎韓公方且欲冠
其顛始聞澄觀能詩欲加冠巾及觀來謁見
其已老則又潜然惜其無及所謂善諛而不

為虐者耶。

柳子厚才高，它文惟韓可對壘。古律詩精妙，韓不及也。當舉世為元和體，韓猶未免諧俗。而子厚獨能為一家之言，豈非豪傑之士乎？昔何文禎嘗語李漢老云：如柳子厚詩，人生豈可不學他做數百首？漢老退而歎曰：得一二首似之足矣。文禎後從北狩，病中詩云：歷歷通前劫，依依返舊魂。人生會有死，遺恨滿乾坤。雖意極忠憤，而語不刻急，亦學柳之驗。

別是

呂溫坐佐文黨，黜守道衡二州，卒于衡。柳子厚誄之曰：遷理于道，民服休嘉，賦無吏迫，威不刑加。又言：二州之人哭者逾月，坡公謂溫小人，何以得此？然余觀溫集，送江華毛令絕句云：布帛精麤任土宜，疲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它囑，雖是蒲鞭也莫施。太守送縣令之言如此，則子厚所書非溢美矣。今世士大夫笑溫者，比肩及為二千石，屬縣能督賦者，蒙殊獎，負殿者受嚴譴，有能為溫此言未

見其人也

呂溫詩云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義士最先

來荆公云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

知皆可以倡東南勇敢之氣

王建新嫁娘詩云三日入厨裏洗手作羹湯

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張文潛寄衣曲云

別來不見身長短試比小郎衣更長二詩當

以建為勝文潛詩與晉人參軍新婦之語俱

有病

按江東一聯係杜樊川作此云荆公疑誤江東子弟今雖在冒為君王卷土來此一聯是荆公句

劉長卿七言云欲掃柴門迎遠客青苔紅葉

湍貧家魏野林逋不能及也

洛神賦子建寓言也好事者乃造甄后事以

實之使果有之當見誅於黃初之朝矣唐彦

謙云驚鴻瞥過游龍去虛惱陳王一事無似

為子建分疏者

唐人叙述奇遇如后土夫人事托之常郎無

雙事托之仙客鸞事雖元稹自叙猶借張

生為名惟沈下賢秦夢記牛僧孺周秦行記

李群玉黃陵廟詩皆攬歸其身名檢掃地矣
古樂府云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
驅遣小姑如我長迴頭語小姑勿嫁似兄夫
庶幾哀而不怨矣

雍陶送春詩云今日已從愁裏去明年更莫
共愁來稼軒詞云是它春帶愁來春歸何處
却不解和愁將去雖用前語而反勝之

唐失河湟未久司空圖詩云漢兒盡作胡兒
語却向城頭罵漢人燕山自石晉割棄至本

朝宣和歷年多矣議者猶以燕人思漢藉口
卒召狄難

劉言史贈成鍊師云大羅過却三千歲更向
人間魅阮郎此女道士豈魚玄機之流歟唐
人多不矜細行李群玉有龍門寺佳人阿寂
歌云何須同秦寺然後始為奴其放潑如此
夫陶寫情性如閑情賦可也過則為群玉矣
唐人多傳盧仝因留宿王涯第中遂預甘露
之禍仝老無髮奄人於腦後加釘焉以為添

丁之讖或言好事者為之全處士與人無怨
何為有此謗然平時切齒元和逆黨月蝕一
詩膾炙人口意者群奄因此害之太平廣記
載孝廉許生遇^四丈夫與白衣叟會飲于甘棠
館西噴玉泉四人謂叟曰玉川來何遲叟舉
壁間所見詩座中聞之皆擁面欲慟已而叟
與四人者各賦一篇蓋王涯賈餗舒元興李
訓與仝之鬼也按甘露之謀涯餗不預元興
訓雖狂踈敗事其志與陳蕃竇武宋申錫何
異得罪於群奄則有之於社稷無負也身與
其宗既殖醢於寺人之手終唐之世名與叛
逆同科僅嘗收葬群奄又使人發之投骨消
水子孫或逃依劉從諫苟活旦暮甚可憐矣
及澤潞平被害無噍類詔書猶謂之逆賊之
後此何理也李文饒實當國政刑如此豈畏
奄人耶抑有宿憾於涯輩耶至昭宗危亂中
始有雪涯等之詔噴玉泉詩云李固有冤藏
蠹簡鄧收^攸無子續清風又云雖有衣衾藏李

固終無表疏雪王章皆可傳誦白衣叟所舉
壁間詩云六合茫茫皆漢土此身無處哭田
橫妙甚此必是涯元輿門生故吏所作
杜牧之聞慶州趙縱使君與党項戰死詩云
將軍獨乘鐵驄馬榆溪戰中金僕姑死綏却
是古來有驕將自驚今日無青史文章爭點
筆朱門歌舞笑捐軀誰知我亦輕生者不得
君王丈二爰皇祐中儂賊犯康州闔郡潰去
惟守臣曹觀死之妻方產子棄之草間亂後

訪之尚呱然諸公哀誄惟元厚之云轉戰
譙門日欲晡空拳猶自把戈鈇身垂虎口方
安坐命在鴻毛更疾呼柱下杲卿存斷節袴
中杵曰得遺孤空餘三尺英雄氣不愧山西
士大夫欲與牧詩並驅
樊川集中有李給事詩云元禮去歸緱氏學
江充來見犬犬臺宮又云可憐劉校尉曾訟石
中書李名中敏嘗論鄭注免歸又忤仇軍容
棄官二聯可謂善用事矣

固終無表疏雪王章皆可傳誦白衣叟所舉
壁間詩云六合茫茫皆漢土此身無處哭田
橫妙甚此必是涯元輿門生故吏所作
杜牧之聞慶州趙縱使君與党項戰死詩云
將軍獨乘鐵驄馬榆溪戰中金僕姑死綏却
是古來有驕將自驚今日無青史文章爭點
筆朱門歌舞笑捐軀誰知我亦輕生者不得
君王丈二爰皇祐中儂賊犯康州闔郡潰去
惟守臣曹覲死之妻方產子棄之草間亂後
訪之尚呱呱然諸公哀誄惟元厚之云轉戰
譙門日欲晡空拳猶自把戈鋌身垂虎口方
安坐命在鴻毛更疾呼柱下杲卿存斷節袴
中杵臼得遺孤空餘三尺英雄氣不愧山西
士大夫欲與牧詩並驅
樊川集中有李給事詩云元禮去歸緱氏學
江充來見犬臺宮又云可憐劉校尉曾訟石
中書李名中敏嘗論鄭注免歸又忤仇軍容
棄官二聯可謂善用事矣

劉夢得五言如蜀先主廟云天下英雄氣千
秋尚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能
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歌舞魏宮前
八陣圖云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
蛇出沙平鵝鶴飛波濤無動勢鱗介避餘威
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中秋云星辰讓光
彩風露發晶英能變人間世脩然是玉京七
言如洛中寺北樓云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
筆蹤龍虎騰中國書流讓皇象北朝文士重
徐陵偶因獨見空驚目恨不同時便服膺惟
恐塵埃轉磨滅再三珍重囑山僧西塞山懷
古云西晉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漠然收千
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
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
故壘蕭蕭蘆荻秋哭呂溫云遺草一函歸太
史旅墳三尺近要離金陵懷古云山圍故國
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迴皆雄渾老蒼沈着
痛快小家數不能及絕句尤工

夢得貞元間已為郎官御史牛相方在場屋
投贄文卷夢得飛筆涂竄牛既貴未能忘有
曾把文章謁後塵之句夢得荅云初見相如
成賦日後為丞相掃門人且飭諸子以已為
戒然和令狐相云鮮有一身兼將相更能四
面占文章則依然故態此詩幸次楚韻若施
之於綯豈止掇免葵燕麥之怒耶同時八司
馬皆高才一斥不復或咎時宰無樂育意惟
新史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深當其罪後
裴度為夢得免播州之行憲宗怒尚未解非
但諸公忌才也

夢得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朝其詩尤多感
慨惟在人雖晚達於樹比冬青之句差閑婉
谷樂天云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亦足見
其精華老而不竭

莫徭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市易雜鮫人婚姻
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種開山脊夜渡千仞
谿含沙不能射蠻語鉤鞞音蠻衣斑斕布熏

狸掘沙鼠時節祠盤瓠忽逢乘馬客恍若驚
麝顧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此劉夢得莫
徃蠻子詩也世傳坡詩始學夢得觀此二詩
信然

元稹詠估客云爾又生兩字子錢刀何歲平薛
郁和蕃詩云君王莫信和親策生得胡雛患
更多往年黑風峒賊首詐降朝家以通直郎
鎮南僉幕招之不出使其弟來吉州謁帥
以角妓奉之豐宅之戲云遺下賊種奈何唐

別另作一

彥謙寒食五言云微、潑火雨、草、踏青人
本朝王元之詩亦用潑火雨

牧之譽阿宜義山譽衮師後二兒皆無聞退
之不譽子姪直言阿買不識字

李義山荅令狐補闕云人生有通塞公等繫
安危於升沉得喪之際婉而成章簡齋南渡
初被召東同時召客云共談太極非無意能
繫蒼生本不同則氣象益開闊矣

唐任藩詩存者五言十首而已然多佳句衆

鳥已歸樹旅人猶過山贈僧云半頂髮根白
一生心地清居然可愛今人動為千百首而
無可傳者

薛能詩格不甚高而自稱譽太過五言云空
餘氣長在天子用平人不但自譽其詩又自
譽其材然位歷節鎮不為不用矣卒以驕恣
陵忽僨軍殺身其才安在妄庸如此乃敢妄
議諸葛可謂小人無忌憚者

揚州在唐時最繁盛故張祐云人生只合揚

州死蜀都在本朝最繁盛故放翁云不死揚

州死劔南

杜牧許渾同時然各為體牧於唐律中常寓
少拗峭以矯時弊渾則不然如荆樹有花兄
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之類律切麗密或過
牧而抑揚頓挫不及也二人詩不着姓名亦
可辨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之八九皆渾詩
牧佳句自多不必又取它人詩益之若丁卯
集割去許多傑作則渾詩無一篇可傳矣牧

仕宦不至南海，別集乃存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

常蘇州話舊云：昔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為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攜擣蒲局，暮竊鄰家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此蓋常公身在三衛，目擊其類如此，非自謂也。王建羽林行亦云：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劫，商樓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宮，散入五陵松栢中，百回殺人，身合死，赦書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

定鄉吏籍，中重改姓，出來仍舊屬羽林，立在殿前射飛禽，可與常詩互看。常詩律深妙，流出肝肺，非學力，世言其所至，掃地焚香而坐，不應為人，老少頓異，可見前詩寓言爾。

子美送孔巢父云：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訊今何如。蓋李杜與巢父一輩人也。又云：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則巢父亦能詩者，偶失傳爾。子美間閔亂離，挺節無所汙，巢父後歿，王事惟太白坐永王璘事流夜。

郎按璘嘗辟巢父而巢父不應可見太白當
來去就欠商量也新史謂白佐璘起兵頗似
文致但不當就其辟爾

李遠贈寫御容李長史云初分隆準山河秀
再點重瞳日月明極工及坡公仰觀眩晃目
生暈但見曉色開扶桑迎陽晚出步就座絳
紗玉斧光照廊野人不識日月角髻髯尚記
重瞳光之篇一出光焰萬丈視遠所作真小
兒語

歐陽率更貌寢長孫無忌嘲之云誰令麟閣
上畫此一獼猴好事者遂造白猿之說謗及
其親

鄭畋名相父亞亦名卿或為李娃傳誣亞為
元和畋為元和之子小說因謂畋與盧攜並
相不咸攜詎畋身出倡妓按畋與攜皆李翱
甥畋母攜姨母也安得如娃傳及小說所云
唐人挾私忿騰虛謗良可發千載一笑亞為
李德裕客白敏中素怨德裕及亞父子娃傳

別
另
是
一
本

必白氏子弟為之托名行簡又嫁言天寶間
事且傳作於德宗之貞元追述前事可也亞
登第於憲宗之元和畋相於僖宗之乾符豈
得預載未然之事乎其謬妄如此如周秦行
紀世以為德裕客常絢所作二黨真可畏哉
張籍還珠吟為世所稱然古樂府有羽林郎
一篇後漢辛延年所作云昔有霍家奴姓馮
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姬年十
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
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
所無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
翠蓋空踟躕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男兒
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
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籍詩本此然青
於藍
送宮人入道唐人多有此作荆公止選項斯
一首云願從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
初戴玉冠多誤拜欲辭金殿別稱名將敲碧

洛新齋磬却進昭陽舊賜箏旦暮焚香繞壇
上步虛猶作按歌聲未脫唐骨也常蘇州詩
家最高手亦有此作云捨寵求仙畏色衰
天素面立天墀金丹擬駐千年貌寶鏡休勻
八字眉公主與收珠翠後君王看戴角冠時
從來宮女多相妬聞向瑤臺總淚垂絕不類
常詩與斯輩竟何以異風俗移人如此或是
常公戲劬時人骸爾
牛竒章有夜入真珠室朝游玳瑁宮之謗張

以下乃是

石刻印石

祐上牛相亦云四十便封侯名居第一流下
有綠鬟紅粉之語末云知君年少貴不信有
春愁蓋前詩非謗矣牛李嗜好如冰炭惟愛
石則如一人然贊皇生相門無聲色之好竒
章起寒士備貴人之奉不及贊皇遠矣
唐詩人與李杜同時者有岑參高適王維後
李杜者有韋柳中間有盧綸李益兩皇甫五
竇最後有姚賈諸人學者李此足矣長慶體
太易不必學王逢原題樂天墓末云若使篇

落新齋磬却進昭陽舊賜箏旦暮焚香繞壇
上步虛猶作按歌聲未脫唐骸也常蘇州詩
家最高手亦有此作云捨寵求仙畏色衰辭
天素面立天墀金丹擬駐千年貌寶鏡休勻
八字眉公主與收珠翠後君王看戴角冠時
從來宮女多相妬聞向瑤臺總淚垂絕不類
常詩與斯輩竟何以異風俗移人如此或是
常公戲劬時人骸爾
牛竒章有夜入真珠室朝游玳瑁宮之謗張

以下乃是
則

祐上牛相亦云四十便封侯名居第一流下
有綠鬟紅粉之語末云知君年少貴不信有
春愁蓋前詩非謗矣牛李嗜好如冰炭惟愛
石則如一人然贊皇生相門無聲色之好奇
章起寒士備貴人之奉不及贊皇遠矣
唐詩人與李杜同時者有岑參高適王維後
李杜者有韋柳中間有盧綸李益兩皇甫五
竇最後有姚賈諸人學者李此足矣長慶體
太易不必學王逢原題樂天墓末云若使篇

章深李杜竹符還不到君分豈亦病其詩之
淺耶

王鐸盡忠唐室奮討巢賊初節與鄭畋略同
大功垂就令攷間之於內解其都統鐸詩云
三塵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
然有志者然居亂世要須十分清苦庶可自
全孔明躬耕娶阿承醜女相蜀不殖產其慮
深矣鐸當國家板蕩之際君將相衮鉞之任
乃攜妓妾輜重慢藏冶容行於虎狼之都三
百口遂併命於高雞泊哀哉

後村集卷第十七

後村居士集卷第十七

詩話下

揚劉諸人師李義山可也。又師唐彥謙。唐詩雖雕斲對偶。然求如一杯三尺之聯。惜不多見。五言叙亂。離云不見泥函谷。俄驚火建章。剪茅行殿濕。伐柏舊陵香。語猶渾成。未甚破碎。若西崑酬倡集對偶。字面雖工。而佳句可錄者殊少。宜為歐公之所厭也。

王元之被遇熙陵。知制誥。因掾徐鉉貶商州。

後村集卷第十七

後村居士集卷第十八

詩話下

揚劉諸人師李義山可也。又師唐彦謙唐詩

雖雕斲對偶。然求如一杯三尺之聯。惜不多

見。五言叙亂。離云不見泥函谷。俄驚火建章。

剪茅行殿濕。伐柏舊陵香。語猶渾成。未甚破

碎。若西崑酬倡集對偶字面。雖工而佳句可

錄者殊少。實為歐公之所厭也。

王元之被遇熙陵。知制誥。因掾徐鉉貶商州。

為內相，因議孝章后喪，貶滁州。真皇登極，召還，將用矣。其詩乃云：兩制舊臣生白髮，一番新貴上青天。未幾再謫黃州，遷蘄州而卒。豈新貴有所未平乎？

王元之挽趙中令云：太常草儀注，全似葬周公。足以稱其勛業。

魏野五言云：常憐李斯首，不及嚴光足。真處士語也。潘閬云：白日昇天易，清朝取士難。野聘召而不至，閬叫呼而求用，味其詩與張元

姚嗣宗何異。

潘閬客舍詩：土床安枕穩，紙被轉身鳴。定非慵便枕，玉涼繡被春寒夜者所能道也。

詩家評論古人，多是書生空言爾。晏元獻書于津侯傳云：主父仲舒容不得，未知賓閣是何人。公能容富歐二公於門下，然後可以為此言。但主父非仲舒之倫，宜以汲黯代之。

夏英公宮詞云：絳唇不敢深，注却怕香脂。汗玉簫，不減香奩花間之作。王岐公夫人閣

端午帖子云、後苑尋青趁午前、歸來競闔玉
欄邊、袖中獨有香芸草、留與君王辟蠹編、出
新意於綵絲、絲巧粽之外、可喜也

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粉、宋景文
落花詩也、為世所稱、然李義山固云、落時猶
自舞、掃後更聞香、李下句尤妙

君謨以詩寄歐公、云、峇云先朝揚劉風采、聳
動天下、至今使人傾想、世謂公尤惡揚劉之
作、而其言如此、豈公特惡其碑板、秦疏、磔裂

古文、為偶儷者、其詩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
廢歟、又云、近時蘇梅二窮士、爾主張風雅、人
士歸之、自二窮人死、文士滿朝、而使斯道寂

利亦無乃知之、絕、每念此事、竊歎、乃知文士滿朝、而詩

道寂然、不但近歲、祖宗盛時、固已然矣、歐帖
在鄭子敬左司家

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本朝詩、惟宛陵
為開山祖師、宛陵出、然後桑濮之哇、淫稍熄、
風雅之氣、脈復續、其功不在歐尹下、世之學

端午帖子云、後苑尋青趁午前、歸來競闔玉
欄邊、袖中獨有香芸草、留與君王辟蠹編、出
新意於絲絲巧粽之外、可喜也

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粉、宋景文
落花詩也、為世所稱、然李義山固云、落時猶
自舞、掃後更聞香、李下句尤妙

君謨以詩寄歐公、荅云、先朝揚劉風采、聳
動天下、至今使人傾想、世謂公尤惡揚劉之
作、而其言如此、豈公特惡其碑板、秦疏、磔裂

古文為偶儷者、其詩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
廢歟、又云、近時蘇梅二窮士、爾主張風雅、人
士歸之、自二窮人死、文士滿朝、而使斯道寂
然中絕、每念此事、竊歎、乃知文士滿朝、而詩
道寂然、不但近歲、祖宗盛時、固已然矣、歐帖
在鄭子敬左司家

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本朝詩惟宛陵
為開山祖師、宛陵出、然後桑濮之哇淫稍熄、
風雅之氣脉復續、其功不在歐尹下、世之學

梅詩者率以為淡集中如對上春田閣蘆中
走吏參烏程海貨通閭市漁歌入縣樓餘姚
白水照茅屋清風生稻花霜落熊升樹林
空鹿飲溪河漢微分練星辰淡布螢每
令夫結友不為子求郎挽齊國長公主山形無地接
寺界與波分金山山風來虎嘯江雨過龍腥
之類殊不卓蓋逐字逐句銖而較者決
不足為大家數而前輩號大家數者亦未嘗
不留意於句律也

蘇子美詩行雄放於聖俞軒昂不羈如其為
人及蟠屈為吳翫則極平夷安帖絕句云別
院深、夏簟清石榴開遍透簾明樹陰滿地
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又云春陰垂野草
青、時有幽花一對明晚泊孤舟古祠下蒲
川風雨看潮生極似韋蘇州垂虹亭觀中秋
月云佛氏解為銀色界仙家多住玉華宮極
工而世惟詠其上一聯金餅彩虹之句何也
山蟬帶響穿疎戶野蔓蟠青入破牕亦佳句

子美送李生云。李生以病廢。東入徂徠峯。志氣尚突兀。形骸已龍鍾。男兒生世間。有如絕壑松。誤為風雷傷。不與匠石逢。哀哉千尺幹。摧朽似秋蓬。此詩悲壯之甚。李生何如人。足以當之。竊意子美自謂也。

鴈湖注。半山歸腸。一夜繞鍾山之句。引韓昌

黎詩。腸胃繞萬象。非也。孫堅母懷妊。堅夢腸

出繞吳閭門。半山本此。見吳志。和王賢良龜

詩云。世論妄以蟲疑冰。注雖引莊子。但出處

無疑字意。公別有所本。後讀盧鴻嵩山十志。有疑冰之語。又唐彦謙中秋詩云。霧淨不容玄豹隱。冰寒却恐夏蟲疑。乃知唐人已屢用之矣。

半山挽裕陵云。玉暗蛟龍蟄。金寒鴈鷺飛。挽吳春卿云。曲突非無驗。方穿有不行。鍊字斷對無遺巧。

劉原父詠春草云。春草綿綿不可名。水邊原上亂抽榮。似嫌車馬繁華處。總入城門便不

生、貢父絕句云、青苔滿地初晴後、綠樹無人
晝夢餘、惟有南風舊相識、逕開劉貢父詠

此乃是一則
內及翻書皆有元和意度朝詩

史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

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髑髏、往、指王

韶李憲輩、唐人曹松亦云、憑君莫話封侯事、

一將功成萬骨枯、

王逢原暑旱苦熱云、清風無力屠得熱、落日

着翅飛上山、人固已懼江海竭、天豈不惜河

漢乾、崑崙之高有積雪、蓬萊之遠常遺寒、不

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遊其間、其骨氣老

蒼、識度高遠如此、豈得不為荆公所推、

富公由并州入相、外廷至於舉笏相賀、王逢

原獨云、要須待見成堯舜、未敢輕浮作頌聲、

所見高於石徂徠、一等矣、谷孫莘老云、生無

人愧、寧非樂死有天、知豈待名、其固窮自守

亦士之高致也、

王逢原聞鴈云、萬里波濤九秋後、五更風雨

一燈旁、不待着鴈字、而題見矣、

騰^滕白題汶川村舍云種茶崑接紅霞塢灌稻
泉生白石根。皤腹老翁頭似雪。海棠花底戲
兒孫。可入圖畫。

坡詩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典嚴者有麗縟
者有簡澹者。翕張開闔千變萬態。蓋自以其
氣魄力量為之。然非本色也。它人無許大氣
魄。力量恐不可學。和陶之作如海東青西極
馬一瞬千里。乃不為韻束縛。
陳洙書御史臺壁云。清朝無事諫章疎。竊祿

經年卧直廬。惆悵平生不如夢。春來三度到
溪居。與荆公三年衣染禁城塵。撫事茫然愧
古人。明月滄波江萬頃。扁舟長載夢中身。之
作暗合。

唐子西諸文皆高。不獨詩也。其出稍晚。使及
坡門。當不在秦晁之下。集中有文^聞坡貶惠州
詩云。元氣脫形數。運動天地內。東坡未離人。
豈比元氣大。天地不能容。伸舒輒有礙。低頭
不能仰。閉口焉敢歎。東坡坦率老。局促應難

耐何當與道俱逍遙天地外此詩甚佳狀得出

潮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草木疑靈藥漁樵
或異人花開不旋踵草薶復齊腰團扇侵時
令方書遣晝長問學兼儒釋交游半士農國
計中宵切家書隔歲通關河先壠遠天地小
臣孤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皆唐子西惠
州詩也曲盡南州景物略無遷謫悲酸之態
七言如身雜蟄中誰是我食除蛇外摠隨鄉

另作
一則

驥子能吟青玉案木蘭堪戰黑山頭亦甚匹
後人取前作翻騰勘辨有工於前作者唐子
西過田橫墓暮云滄溟無際何妨死却死東都
未取光乃反退之祭文之意此詩必有謂不
獨為橫蘇

元祐後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踈
一種則煅煉精而情性遠要之不出蘇黃二
體而已及簡齋出始以老杜為師墨梅之類
尚是少作建炎以後避地湖嶠行路萬里詩

益竒壯元日云後飲廡蘇驚已老長乘舴舻
竟安歸除夕云多事鬢毛隨節換盡情燈火
向人明記宣靖事云東南鬼火成何事終待
作爭臣謂方臘不能為岳陽樓云登臨
吳蜀橫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時又云乾坤萬
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聞德音云自古
安危閑政事隨時憂喜到樵漁五言云泊舟
華容縣湖水終夜明淒然不能寐左右菰蒲
聲窮塗事多違勝處心亦驚三更螢火鬧萬

腐下脫
儒字

里天河橫腐優平世况復值甲兵終然無寸
策白髮滿頭生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
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故當在諸家之
上

徐師川聞捷云時傳破虜日問脩門又
云諸公宜努力荆棘已千村陳簡齋感事云
風斷黃龍府雲移白鷺洲菊花紛四野作意
為誰秋頗逼老杜
宣靖之禍自滅遼取燕始韓子蒼挽中山韓

帥云金絮盟猶在、仄釘事已新、語妙而意婉、
上句指韓、下句指童、蔡作詩法當如此、
崔德符詩、幽麗高遠、了不蹈襲、蓋用功最深、
者、觀魚云、小魚喜親人、可釣亦可網、大魚自
有神、隱見誰能量、老禪雖無心、施食不肯嘗、
時於千尋底、霍見如龍章、桃花云、如何一朽
株、孕此千億花、雖云行且闌、明歲亦再華、豈
如世上人、一老不復佳、過湖云、誰見詩顛、
癸時鄱陽湖裏月、明知無人為覓、昭華管自

詩

捲秋蘆、片葉吹皆精、諧可吟、諷

江端友字子我、鄰幾之孫、靖康間、以布衣召

用、同時詩人感慨、北狩南渡之作多矣、子我

云、楚欲圖周鼎、湯猶繫夏臺、又云、比年熒惑

犯南斗、何日燕人祭、北門事的切而語回互

江子我詠象云、倉舒止用兒童計、亦自能知

爾重輕、蓋用王內翰元之、譏玩張相齊賢之

語、但含蓄而不刻露爾

朱希真七言、如幾許少年春、欲夏一番夢事

綠催紅過時不語鴛解事怕客深藏魚見機
人間萬事老無味天下四時秋最愁五言如
翦茅編鶴屋節米聚雞糧燈昏鼠窺研雨急
犬穿籬皆警策不蹈襲

前輩記朱新仲舍人天氣未佳宜且住風濤
如此亦安歸之聰取其自然不煩斲削然新
仲此等句尚多如招郭侯飲云此時老子興
不淺旦日將軍幸早臨如何以報之青玉案
我姑酌彼黃金壘凡引用前人語皆蟠屈排

冪寡使之妥帖它句如滿地落花春病酒一簾
明月夜登樓相親多謝風標子可款豈無瀟
洒侯何從可覓秋消息忽有先鋒到白蘋如
水篆行科斗林粧轉畫眉若不經思而俱出
人意表讀杜詩云縱之逼論劍收之入檀子
尤前人所未蕪也

劉屏山題李忠愍集云二帝蒙塵方幸虜六
臣奉壘更朝梁叙當時事忠憤悲壯尹少稷
聞偽齊入寇云酬功不惜賞千布送死惟堪

縛一驢足與前句相上下

先朝上元駕御端門示與民同樂之意而已
宣和間燈尤盛至於騎羊連月警蹕夜出尹
少稷靖康元夕詩云景龍只是當時路不見
金錢打着人劉屏山亦云淒涼但有雲頭月
曾照當時步輦歸當記向來期門之事

汴都角妓却六李師多見前輩雜記却即
蔡奴也元豐中命待詔崔白圖其貌入禁中
師著名宣和入至掖庭頃見鄭左司子敬

云汪端明家有李師傳欲借抄不果劉屏
山詩云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垂老過湖湘
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年動帝王亦前人
感慨杜秋娘梨園弟子之類

茶山種竹云餘子不足數此君何可無上句
雖非竹事不覺牽強荔支云絕知高韻傾玳
柱未覺豐肌病玉環上下句皆切又妙於融
化送別云不堪相背處何況獨歸時行役云
一寸客亭燭數聲村舍雞絕似唐人

紹興初虜歸我河南識者知和約之不堅久
錢氏之後自中原遷奉三世喪柩寔於越上
諸公皆為哀挽茶山獨云摸金千騎去埋玉
凡人歸可謂妙於用事余為袁守項容孫被
召過袁自言其先世墳域在沙市者皆已遷
葬公安國愈感矣士大夫得無感慨乎

王嘉叟侍郎柳色知春淺鐘聲覓寺深避虎
連村靜分魚一市腥之句甚佳

初以鹽鈔僧牒羅軍儲夏均父詩云坐食今

添幾支遁莫鹽那得百洪羊反本之論也

士大夫當離亂時有幸有不幸者簡齋云浮

世身難料危途計易非東萊云後死番為累

偷生未有期誦之皆可悲慨

趙忠簡當國以近臣薦起處士劉致中至則

趙去秦代之矣劉報罷歸尹少稷東之云徒

然五侍從不辨一書生史相力薦放翁賜第

其去國自是臺評然王景文乃云真翁自了

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詩亦笑云

我字務觀，乃去聲。如何把作平聲押子。
陸放翁少時調官臨安，得句云：小樓一夜聽
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傳入禁中，思陵稱賞。
由是知名。

古人好對偶，被放翁用盡。箱帋尾摸床陵。
烈士壯心狂，奴故態。生希李廣名，飛將

死慕劉伶，贈醉侯。下澤乘車上方，請劍。

酒寧剩欠尋常債，劍不虛施細碎讎。空虛

腹壘隗塊膏。愛山入骨髓，嗜酒在膏肓。

手版肩輿，鬼子天公。貴人自作宣明面，老

子曾聞正始音。床頭周易架上詩書，温

卷熱官。醉李究病維摩，無事飲不平鳴。

乞米帖借車詩。魏道士楮先生，土偶

天火。長劍拄頤，短衣掩脛。已得丹換骨，

肯求香返魂。子午谷丁卯橋，洛陽二頃

光範三書。酒聖錢愚，茶七椀。稷三升

一彈指，三折肱。天女散花，麻姑擲米。玉

麈尾，金裏蹄。虎頭雞肋，金鷄嘴。玉轆轤

客至難令三握髮佛未僅可小低頭 百

袖琴雙鈎帖藏經閣帖 維摩病說法虞卿

窮著書 讀書十帙上樹千回 風漢醉侯

見虎猶攘臂逢狐肯叩頭 天愛酒地埋

憂 一齒落二毛侵 癡頑老矍鑠翁 曲

肱縱理 竹郎木客 百錢挂杖一鐘鍾隨身

百甕齏兩困寒 鍊炭勞薪 銅臭飯香

記書身大似椰子忍事癭生如瓠壺 笑

爾輩愛吾廬 僧坐夏士防秋 塵尾清談

電 蠅頭細字 巖下殿霧中花 唐夾寨楚成

鼻 劍南集八十五卷八千五百首別集七

卷不預焉似此者不可殫奉姑記一二于此

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隊仗空踈者窘材料出

奇者費搜索縛律者少變化惟放翁記問足

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

足以陵暴南渡而後故當為一大宗未年云

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又云外

物不移方是李俗人猶愛未為詩則皮毛落

盡矣。

舊讀揚誠齋絕句云飽喜飢嗔笑殺儂鳳凰
未必勝狙公幸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
實中不曉所謂晚始悟其微意此自江東漕
奉祠歸之作也鳳雖不聽命於狙公然猶待
桐花竹實而飽以花實况祠廩也欲併祠廩
掃室之爾未幾遂請挂冠

誠齋挽張魏公云出畫民猶望迴軍敵尚疑
只十箇字而道盡魏公一生其得人心且為

虜所畏與夫罷相解都督時事皆在裏許然
讀者都草草看了

今人不能道語被誠齋道盡宿草春風又

新阡去歲無江水夜韶樂海棠春貴妃

橋中招綺夏瓜處屏佐文東宮晉殿吳宮

猶碧草王亭謝館儘黃鸝春歸便肯平

過須做桐花一信寒東風染得千紅紫曾

有西風半點香年年不帶看花福不是愁

中即病中昇平不在簫韶裏只在諸村打

稻聲 六朝未可輕嘲謗、王謝諸賢不偶然、
山根玉泉仰面飛、出山頂却下馳、自從廬
阜瀉雙練、至今銀灣乾、兩支雷聲驚裂龍伯
眼、雪點濺濕姮娥衣、寄言蘇二李、十二莫愁
瀑布無新詩、題漱玉亭 羲和夢破欲啟行、紫金
畢逋啼一聲、從天上落人間、刻作世千村萬落雞
爭鳴、素娥西征未歸去、簸弄銀盤浣風露、一
九玉彈東飛來、打落桂林雪毛兔、誰將紅錦
幕、半天赤光絳氣貫山川、頑吏却駕丹砂轂、

十刻

推上寒空輾蒼玉、詩翁已行十里強、羲和早
起道無雙、義娥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

間有許由、鈞

放翁李力也、似杜甫、誠齊天分也、似李白、
放翁云、膽薄沾官釀、瞳昏讀監書、杜荀鶴云、
欺春祇愛和醅酒、諱老猶看夾注書、二聯皆
佳。

李伯紀丞相過海絕句云、假使黑風漂蕩去、
不妨乘興訪蓬萊、與坡公九死南荒吾不恨、

茲游奇絕冠平生之句。殆相伯仲異乎李文
饒。盧多遜窮愁無慘之作矣。

卿相陳魏公去位詩云。病深老迫宜歸去。莫
作留侯范蠡看。時公年五十四。而其言如此。
艾軒讀江西詩云。神僊本自無言說。詩解由
來寂下方。

山谷與坡公云。只欠小蠻樊素在我。知造物
愛公深。屏山問李漢老疾云。欲袖雲門竹篔
子。室中驅出散花人。愛朋友之言也。白公云。

病與樂天相伴住。春同樊子一時歸。放翁云。
九十老儂緣底健。一生強半是單栖。自愛之
言也。

陳邦光以金陵降虜。游士或題其先壑云。牙
郎一去杳無蹤。惟有青々夾遼松。若使人能
全此操。松應合受大夫封。其家執而訟于郡。
某守餉士人酒遣去。牙郎用唐人賣國語。

范石湖賞海棠云。憶向宣華夜倚闌。花光妍
煖夜光寒。如今蹋颯嫌風露。且只銅瓶滿插

以下另是
一則

看宣華王蜀宮名也蕭千巖机杼與誠齋同

但才慳於誠齋而思加苦亦一生也蹇之驗

同時獨誠齋獎重以配范石湖尤遂初陸放

翁而放翁絕無一字及之今摘其律帖精詣

不甚費研尋者于此著語能奇怪呼天與

倡酬中秋疾走建德國乃為淵明先失脚墮

捧莽劉伶扶我還和陶乾坤生長我貧病怨

尤誰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掛珊瑚枝

醜恠驚人能嫵媚斷魂只有曉寒知百千年

蘇著着枯樹一兩點春供老枝絕壁笛聲那得

到直愁斜日凍蜂知古梅造物巧能相補得

破慳賒與一天秋山中六月一節時到崔嵬上

有底勲勞得給扶秋浩蕩中遙指點一螺

許是定王城渡湘稚子推窓窺過鴈數峯乘

隙入西軒眼冷寒稍明數點知它是雪是

梅花秋焮陽直為田家計饒得漁村一抹紅

真誠齋敵手也故參與龔公行役過一山

有老木參天再過其山童矣居人云巨室以

下另是
一則

此造屋公記以絕句云千章古本轉頭空去
與人間作棟隆未必真能庇寒士不如留此
貯清風晦翁後見此詩歎曰此龔公一生詩
識意謂公初為諫官負重名晚不必為執
政也

黃芻季野名士也既登第旁婦人素服扇上
題云恨君青袖短誤妾白羅粧季野遂不肯
婚余大父著作與之友善責以嗣續大義陳
魏公素重其人以聶夫人女弟歸之既娶宛

然夢中所見者季野果天無子大父葬之于
吾家祖塋

李鴈湖悼亡云一杯謾道愁能遣幾度醒來
錯喚君然元稹已云怪來醒後傍人泣醉裏
時錯問君此猶是暗合若四靈唐碑入宋
稀與唐人隋柳入唐踈之句則是明犯
安晚丞相昭君詩云解移尤物柔強虜延壽
當年合議功意新而理長
抗相李文靖乞去題六合塔云經從塔下幾

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
如歸臥舊林丘

高續古題四聖觀云射熊館暗花扶屐下鵠
池深柳拂舟極藻繪追琢之功二字殆不能
過晚兼都官題直舍云無詩如鄭谷有髮似
馮唐亦警策

趙忠定當國招蔡季通不至猶坐趙黨謫死
道州偽禁方巖朱文公題其墓云有宋西山
先生蔡季通之墓章泉哭之云鵲叫春林辱

贈詩鴈迴湘浦忽傳悲蘭枯蕙死迷三楚雨
暗煙昏礙九疑蚤日辭公府檄暮年名入

黨人碑烏虜季子延陵字不待鏡詞行可知
是時章泉句律如此宜為一世所宗晚年詩
太坦率幾於鳳德之哀矣

趙南塘挽餘干相云樞前留素仗簾下進黃
袍語簡而事該又云漢閣新圖迴秦箏舊曲
長挽輩仲至云萬卷非其崇單方或以封有
無窮之味和韓仲止懷蹈中第云黃臺瓜辭

可憐美老根連帶摘都稀風流遂至爾身盡
衰病况堪吾道非少日槩棋豪索酒暮年絲
竹淚沾衣人生到此將何遣遣一卷南華坐掩
扉立春云蒼規不與圓生智白髮惟添老在
身絕句云我欲將君洞庭野斜河澹月聽雲
和要眇之音也

端平初除拜一新趙南塘起散地掌內制元
夕觴客散家集有觀傀儡詩云酒闌有感
牽絲戲也伴兒童看到明余謂康節遂令高

卧人歌枕觀兒戲之句蓋局外旁觀者之言
耳若同局而為此言似乎未可

南塘評蹈中詩文貌節奏似韋謝信有之至
於慕先儒而遐想挽名流以自近則居然懸

隔南塘惜其未撥棄浮論可謂名言其豪心
俠氣極力揩磨不盡不若南塘之近道也題

會春

苑云

草荒故苑幾春風尚想花開春樹

紅歌問當時馬王事寂寥殘照野亭中寒食
云人家插柳春將過時節澆松老未歸挽趙

從善尚書云先朝懷族遠平世責人深皆於
近體中有遠意

亡友臨川曾景建博李強記無所不通工詩
有金陵百詠同泰寺云此身終屬侯丞相誰
辦金錢贖帝歸澄心堂帝云一幅降牋何用
許價高緣寫宋文章荆公書堂云愁殺天津
橋上客杜鵑聲裏兩眉攢皆峭拔有風骨其
少作云九十日春晴意少一千年事亂時多
佳句也

曾景建送蔡季通赴貶云四海朱夫子徵君
獨典刑青雲伯夷傳白首太玄經有客憐孤
憤無人問獨醒瑤琴空鏤匣絃絕不堪聽其
後景建亦坐詩禍謫春陵而卒

建人朱復之字幾仲多材藝為詩有思致初
夏云忽聽夏禽三五弄新紅突過石榴枝秋
日云紅蕖老去羞明鏡推讓朱榮上藜梢視
趙紫芝一樹木犀供夜雨清香移在菊花枝
之句尤覺工緻

黃天谷名春伯，白玉蟾姓葛，名長庚，皆自言
得道後死，乃無它異。二人頗涉文墨，所至墻
壁淋漓，揮掃能聳動人。谷有詩云：半篙春水
一簑煙，抱月懷中枕斗眠。說與時人休問我，
英雄迴首即神僊。嘗訪蟾，值其出題壁云：恠
訪恠，不在茅君山來相待。

倪胄既誅，或託巢鳥以譏。當時朝士云：衆鳥
不喜，亦不悲。又復別尋高樹枝。

丁卯和議，虜索首謀，函首予之。或為樂府云：

寶蓮山下韓家府，主人飛頭去和虜。高九萬

吳山絕句云：拂曉官來簿錄時，未曾吹徹玉

參差。傍人不忍聽鸚鵡，猶向金籠喚太師。

范石湖座上客，有談劉婕妤事者。公與客約

賦詞，游次公先成。公不復作，衆亦歛手。游詞

云：暖靄烘晴，藥鎖垂楊籠池。罩閣萬絲千縷

池上曉光分宿霧。日近群芳易吐，尋並帶攔

邊疑竚。不信釵頭雙鳳去。柰寶刀被妾先留

住。天一笑，萬花妬。阿嬌好在金屋貯。甚秋風

易得蕭疎扇，鳶塵汗一自。昭陽宮閉後，墻角
上花無數。况多病情傷，幽素百花臺上空。雨
露望紅雲杳，知何處。天尺五去，無路次公
字子明。定夫諸孫，禮部侍郎操之子。詩詞皆
工。

踈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留取伴春應，肯萬紅
裏。怎着得，夜色何處笛。曉寒無柰力。若在壽
陽宮院一點，有人惜。王澡身甫落梅詞也。
身甫嘗為太常博士。

潘牂字庭堅，落筆皆不凡。有鍾津懷舊詞云：
怕見倚欄干，閣下溪聲閣外山。空有舊時山
共水，前歡暮雨朝雲去不還。想是躡飛鳶。月
下時，認佩環。月又漸低，霜又下，更闌折得
梅花獨自看。

余涉世齟齬，每誦歐公平生名節，為後生楛
畫略盡之言，輒為慨然。晚逐于朝，交游皆掉
臂去，惟湯伯紀寄詩云：唐朝空自貴宏詞，科
目何嘗得退之。掌制徒聞誇子厚，殘編僅見

命敦詩堪嗟實錄無完傳太息淮西有後碑
寄語蒲田紫薇老文章盖世例如斯余固不
足以當此詩然在西掖草制七十不止一首
伯紀未之見爾

後村居士集卷第十八

後村詩話序

詩豈易言哉昔人謂詩話實具史筆固宜

後峯黃鞏

作者之不易也唐宋以來文章之事多矣若
詩話之可傳者亦僅十數家而止爾吾蒲先
正後村先生詩話二卷列諸後村集中集久
不行故雖鄉之人亦有弗及見者太僕少卿
陶園楊公始為表章而壽之梓海內吟壇咸
以先覩為快况其鄉之人也邪先生二劉諸

完刻作先

命敦詩堪嗟實錄無完傳太息淮西有後碑
寄語蒲田紫薇老文章盖世例如斯余固不
足以當此詩然在西掖草制七十不止一首
伯紀未之見爾

後村居士集卷第八

後村詩話序

後峯黃鞏

詩豈易言哉昔人謂詩話實具史筆固宜

作者之不易也唐宋以來文章之事多矣若

詩話之可傳者亦僅十數家而止爾吾甫先

正後村先生詩話二卷列諸後村集中集久

不行故雖鄉之人亦有弗及見者太僕少卿

陶園楊公始為表章而壽之梓海內吟壇咸

以先覩為快况其鄉之人也邪先生二劉諸

孫早傳家學，及從真西山^氏遊，造詣益深。考其
立朝本末，如疏內降，坐忤當國，疏濟邨冤，坐
劾罷，疏史嵩之，又坐劾罷，當制不草，史宇之
答詔，又坐褫職，大節矚然，無家法，是^愧洪^豈忍媿
阿從人求富貴者，而世之君子，顧猶以其晚
年一出，置餘論焉，故予之序詩話也。獨槩舉
其平生。

乾隆乙未穀雨後校畢後村詩話
二卷從知不足齋藏本鈔補此序
茲町沈警記

書